

精英教育的守望与理性回归

张 岚

(中国地质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分析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 阐述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精英教育的重要性, 认为办好精英教育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精英教育必须保持高度的选择性, 以尽力维持精英型大学的水准, 要建立一种能有效促使高等教育系统功能分化的制度。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精英教育; 理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7)10-0201-03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是否下降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并引起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质量问题的讨论, 这些热议的背后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国精英教育正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本文通过对事实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不应该被削弱, 反而应该得到加强。

1 问题的提出

通过剖析精英教育机构内部的变化可以发现: 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来说, 几百人的大课堂已屡见不鲜, 学生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 这一点在研究生教育中问题更加突出。在基础设施方面通过政府投入、学校投入、银行贷款和其它各种措施, 矛盾容易得到化解, 但师资的紧缺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扩招的几年大学主要是通过吸收应届毕业生来解决师资紧缺的问题, 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上讲堂讲专业基础主干课程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甚至在研究生教育中同样存在。同时不少重点大学还办了大规模的高职高专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班等, 优质师资紧缺问题空前突出。

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 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任务应该说是个不得已的选择。我国从1999年开始扩招, 当时的背景是: 改革开放20年, 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98、1999年前后, 中国经济以每年人均GDP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 但中国经济发展有个明显特征, 就是以外资企业的出口为中心, 由于国内投资机会受到限制, 个人消费没有扩大, 经济出现滞胀局面, 加之亚洲遭遇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 扩大内需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8%, 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老百姓对高等教育需求旺盛, 高中阶段

毕业生就业压力很大, 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 让更多的人读大学, 将这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推迟在4年以后, 这样既扩大了内需, 又能够暂缓高中阶段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还可能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 所以, 扩招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 纵观国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 美国主要是发展社区教育, 欧洲一些国家由原来的精美教育机构承担了大众教育的任务。我国的情况是民办教育的发展一直遭遇瓶颈, 虽然给予很多政策发展高职高专教育, 但是高等职业教育被社会广泛接受显然需要一个过程, 我国走了一条发展高职高专等教育和精英教育机构承担了一部分大众化任务相结合的道路, 许多重点大学大办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也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诸多问题。

相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来说, 承担精英教育的机构应该是少数, 本文主要讨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如何保存和发展精英教育的问题。

2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

到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 精英教育是否必然削弱呢?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 “今天的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比它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加精英化了”^[1]。马丁·特罗也认为, “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阶段转变, 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 相反, 事实证明,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容纳更多的学生, 发挥更加多样化的功能时, 前一阶段的模式仍然保存于一些高校或其它高等教育机构中”^[2]。“在教育大众化阶段, 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更加繁荣。”^[2]

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是否存在矛盾? 在某种情况下矛

盾是存在的,比如互相争夺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都为社会和个人所需,从公平与效率、教育民主化的角度来说,都不存在发展谁、保存谁、取消谁的问题,只存在以何种组织使两种教育都得到更有效的发展。任何一种极端的观点都是站不脚的,也是有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

从已经走过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的国家来看,高等教育的扩张方式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由社区学院和“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承担大众教育的任务;另一种以意大利为代表,由原来的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教育的任务^[3]。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稳定,精英教育机构如哈佛、加利福尼亚比以前更加精英化,“美国在其拥有大众教育以前已拥有了适合于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因此只要增加人数就可以了。并且令人惊奇的是,在没对其系统产生多大压力的情况下适应了增长的变革……,美国高等教育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主要结构变化仅仅只是社区学院的创建和扩张”^[4]。而意大利精英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情况使人忧虑,“试图把大众化高教和普及高教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教育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1]。我国的实践似乎也在证明,在原来的精英教育机构内部进行扩张是个失败的举措。

3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精英教育的重要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内涵。传统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中国的高等教育向来是以培养精英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礼记·大学》开头便说:“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首先是政治精英,随着时代的变化,才衍生出学术精英、科技精英,如马丁·特罗所说“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为学生在政府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2]。而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精英,包括社会中所有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5]。现代精英是“我国宏大人才队伍中的核心人才、骨干人才,是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才”^[5]。精英教育是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教育。真正的精英人才虽然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炼,但是高等教育是造就精英人才的重要环节。

在另一个语境中,“精英教育”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涵义。在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精英教育”被用来表述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依次是大众教育阶段、普及教育阶段。克拉克·克尔在论述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时用的是高度选择型的教育、选择型教育和非选择型的教育,来表述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3个阶段。

精英教育还是一种教育理念。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精英的特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英意识与精英精神,她不是仅仅通过成绩优异、能力非凡、技艺高超、贡献卓越

等所能涵盖与表达的。实际上,“精英”这一称呼天然地与神圣、崇高等美好品质相联,她本身便蕴涵着人类对自身理想特征的一种向往及对人世完美性的一种追求”^[6];“一种渗透性的教育思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6]。”

精英型人才和大众型人才是相对应而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精英型人才可以与高科技拔尖创新人才相对应,大众型人才可以与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相对应,精英型人才的作用是提高科技水平,提高生产力水平,大众型人才的作用是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精英型人才的需求更加突出。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11月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曾不无忧虑地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精英教育机构作为培养国家急需的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的摇篮,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动力源,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杰出人才的重要使命。我们必须致力于精英教育机构的保存与发展,时代呼唤精英教育的理性回归。

4 精英教育的理性回归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15%(马丁·特罗所说的预警的监界线),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何办好精英教育,成为当前一个关乎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把以下4个方面作为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原则思路。

(1) 必须保障精英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精英教育是一种很昂贵的教育,没有充足的财力是不可能办好的。我国实施“985工程”后,对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加大了投资力度,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科研,直接用于人才培养的部分很少。而且由于高校对科研的空前重视,教师教学成了考核“软指标”,教师在精力分配上必然向科研倾斜。2007年我国已经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入25亿元左右推动“质量工程”。相信中央还会有重大举措提高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精英高等教育应该是重要的受益者。

(2) 发展大众型教育,减轻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各种因素对精英教育的压力。克拉克·克尔曾说过,“拯救一个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择型部分的最好办法是扩大较次选择型和非选择型部分,并提高它们的地位;使高度选择

型的部分为了保持它高水平的知识贡献而失去它在学生总人数和财政资助总数的统治地位^[1]。没有一大批办学质量高的大众型教育,就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没有好的大众型教育机构承担起大众化的任务,精英教育受到冲击就难以避免。

(3) 实行高度选择型的精英教育。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生管理中严格实行淘汰制,使教学质量得到保证。特别是新生录取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以广揽英才。这种入学竞争、大学内部竞争以及大学之间对学生的竞争造成的精英选择,有效地促进了学校追求卓越从而实现一流。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教授说:“哈佛大学招收的学生非常有限,每年只招1600多个本科生,但申请的有两万多人,另外还有两万多人我们还要劝阻他们进行这样的申请。”精英型大学保持自己的水准十分重要,对扩大学校规模一定要慎重对待。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海纳西在我国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因为随着学生和教师数量的急剧增长,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不受影响。精英型大学要在学校规模扩张和保证教育质量两方面作出选择。

(4) 建立一个能有效促使高等教育系统功能分化的制度。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没有出现一个功能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各高校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精英大学拼命搞大众化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拼命往综合性、研究性的路上挤^[7]”。所以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缺陷的。在我国这种环境和制度安排下,办了专科想升格办本科,硕士点批了想办成博士点,从学校这一方来说,主要是出于生源、办学经费、学校的地位等考虑,又不需要为升格后的质量担负什么责任。其结果是在短时间内,把质量的竞争演变成了办学层次的竞争。众

所周知,精英教育机构办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是学校创收的重要渠道,而精英教育机构有良好的声誉,是不用为这部分生源发愁的。但是,通过几年的实践,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弊端已显现出来,一些研究型大学已作出从高职教育退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对前几年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否定”——有学者在研究了厦门大学的个案后得出上述结论^[8]。所以,一方面高校要在复杂的高等教育的大系统找准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高校的各个层次都办出优质的教育,要分类支持,对重点大学办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要进行限制。要鼓励学校办出特色,抑制部分高校从升格上找出路的冲动。

参考文献:

- [1]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2] 马丁·特罗. 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 王香丽译, 谢作栩校.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 1999, (1): 3-10.
- [3] 李立峰. 适应与超越: 大众化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读《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5, (9): 5-7.
- [4] 马丁·特罗. 从大众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4): 6-17.
- [5] 赵沁平. 精英教育: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J]. 中国高等教育, 2004, (8): 3-6.
- [6] 雷晓云. 精英教育: 一个仍需关注的课题——兼论精英与精英教育的质的规定性[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 (4): 69-72.
- [7] 潘懋元. 规模速度、分类定位、办学特色——中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 龙岩学院学报, 2006, (2): 7-10.
- [8] 陈武元. 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反思——厦门大学的个案分析[J]. 现代大学教育, 2006, (5): 101-104.

(责任编辑: 赵贤瑶)

Rational Return of Elite Education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 education and mass education and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elite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governmental support is needed to achieve elite education, which should keep high level of selection, and the policy to promote the function diverg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elite education; rational return